

第二十七期

國際通訊

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章雲陳 人印督

者版出
社究研題問

者刷印
司公刷印書圖南西

處訊通
號百九箱郵港香

日汪之簽約與承認

陶希聖

一 一個私法原理

依民法原理，私生子與母的關係，無須承認。詳言之，私生子依其母體出生之自然事實，即為其母之子，無須另由其母實行一種程序，以承認之。

但私生子由母體出生的時候，他的父是誰，是不明的。私生子出生之後，如其父要認他為子，必須經由承認的程序。自承認以後，私生子纔算得其父之子。

如私生子之父不承認他，私生子可以請求其承認。但有一些國家的民法不許私生子追尋其父，理

由是怕窮兒子向富紳士追尋承認，足以妨害富紳士的地位。有些國家的民法許私生子追尋他的父親承認。

這是關於承認私生子的私法原理，表過不提。

二 國際公約的承認

國際公法上的新政府承認問題，有各種情形可以發生。或者一國新政府成立以後，沒有何種關係的別國政府對這個新政府發生承認的問題。或者一國的新政府成立以後，那些與該國舊政府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對於這個新政府是否承認，發生問題。或者一國的領土脫離本國而獨立，本國對於這個領土脫離後的新政府，發生承認問題。第一個情形，例如美合衆國政府在新大陸成立後，法國對他承認。第二個情形，例如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之後，那些與滿清政府有外交關係的各國對新政府的承認。第三個情形，例如美國獨立後，英國政府對華盛頓政府的承認。

一個國家的政府在別國領土上面，以自己的軍隊創立一個政府，而創造者對於創造物却反發生承認的問題，在國際公法上沒有先例。義大利派了志願軍到西班牙領土上去，幫助佛蘭科設立新政府。我們沒有聽說義大利政府對於佛蘭科政府發生什麼承認問題。義大利政府對於佛蘭科政府只是產婆，不是母體。到了佛蘭科政府成立後，義大利政府也還不待什麼承認，就派了大使去遞國書。那對於佛蘭科政府發生承認問題者，乃是英國和法國。英國和法國本是同情人民政府的國家，所以對於佛蘭科政府發生承認與否的問題。

三 承認的程序

密條款，再拉長「談判」一兩個月；四、這特使再與汪組織簽訂一個表面的條款；五、簽訂以後，還要由日本政府批准。

在汪方，原以為母體出生，便用不着什麼承認。可是在日方却把出生與承認之間，弄出很多的花樣來。汪組織成立不是承認。派特使不是承認。特使的「外交談判」不是承認。特使簽訂其所「談判」的條款仍然不是承認。日本政府就算批准這個條款，也仍然不就是承認。

在我的故鄉，有一種宗教戲叫做「目連戲」，這曲戲扮演的是大目連救母的佛話。這戲可以短也可以長。短可以到三天，長可以到三個月以上。要拉長的時候，連大目連的母親在劉家「幾歲上梳頭，幾歲上裹腳」，都在戲台出演。乃至於大目連出生時，戲台上面還要散紅蛋給看戲的人們。就是劉水四（大目連之母）之死一幕，也可以拉長到七天以上，其中成服，做齋，上台台下一起參預。有時候，還加演大目連的祖母之死，這一死又可以延長七八天以上。

戲劇的扮演原可以有許多插曲。三月三十日汪組織成立了。可是「日支國交調整要綱」的談判這個插曲，可以到七個月，正好似目連戲演到目連之母的五歲上裹腳，六歲上梳頭一樣。十一月三十日好容易在台下觀眾之前，證明不假的簽訂了「要綱」，可是還有一番做作。入殮，成服，家祭，道場，七七四十九天然後大出喪。

五 即手段即目的

目連戲的拉長，不是偶然的。

在日本軍人看來，汪組織有兩重作用。汪組織是他們的手段，也是他們的目的。汪組織之於日本軍

人，即手段即目的。

在作手段用的方面，日本人利用「汪政權」，脅制中國。在汪組織未成立以前，他們對中國恐嚇，如若不接受日本的條件，日本便要「樹立汪政權」。到了汪組織成立以後，他們又脅制中國，如若不接受日本的條件，日本便要「承認汪政權」了。視爲手段的汪組織，不能一回便算用完。日本軍人要用這個手段幾回，以此從未成立之前到既成立之後，盡量把程序拉長。否則不是一回就用完了嗎？

在作目的用的方面，日本借汪來造成一具周密的枷鎖。就日本駐兵而論，經由汪手，把內蒙駐兵，華北駐兵，長江水道駐兵，長江下游駐兵，華南沿海駐兵，都化事實爲「條約」。就政治而論，經由汪手，把「滿洲國」的獨立，內蒙的「高度自治」，華北的特殊化，乃至于海南島與廈門的特殊化，平津青島上海的警察教育權，都化事實爲「條約」。就經濟而論，經由汪手，把日本在華的各種「國策會社」，各種獨佔組織，都化事實爲「條約」。由于影佐周佛海的袖裏交涉，汪組織已鍛鍊成爲一團周密結實的枷鎖。這個枷鎖企圖在所謂「由局部和平到全面和平」的運動之下，把四千年的中國，千萬代的子孫，一骨腦都套進去。

兩年來，日本特務人員對汪方拉長的程序，同時就是鍛鍊的過程。舉凡看大門，守後門，迎熟客，拒生人，種種訓練，乃至於說「和平」是「平和」，手扶膝而鞠躬，這當然不是一天所能成就。

其中另有一番道理，使程序拉長。日本軍人對於汪系，於利用之同時，又不勝其失望。日本軍人看出他們無能無力乃至於無聊無賴以後，另尋出路的要求，與日俱強。非到另尋出路亦無可尋時，即山窮水盡之時，日本軍人仍不肯就化茅屋爲土屋，去替他加上一層灰土。這種心理，使各種程序都是看一步，做一步。一個月可做的便拉長至于七八個月之久。

內蒙古依照他們的約定，由日本駐兵，這叫做「防共駐兵」。大家記住，依照日汪協定，內蒙古是日本駐兵的地帶。

華北是雙料駐兵區域。日汪約定華北即河北、山西、山東三省，和平津兩特別市，迤北一帶由日本駐兵，叫做「防共駐兵」。其餘的部分由日本駐兵，叫做「維持治安駐兵」。

長江一帶又是兩種駐兵——駐日本兵。日汪約定揚子江下游即以南京、上海、杭州為中心的地帶，由日本駐兵，叫做「維持治安駐兵」。長江水道由日本海軍駐兵，這乃是永久的。他們要日本永久駐兵於長江水道，大家記住。

華南沿海一帶島嶼，又由日本駐兵。這是指海南島、西沙羣島、東沙羣島、三灶島、南朋島、大鵬灣，還有廈門。由廣東到福建的沿岸一帶，他們約定日本駐兵，而且大家要記住，這裏駐兵，又是永久的！

大家翻開中國地圖看看：現在日本軍隊佔據的區域，是不是就是東四省、內蒙古、河北、山西、山東、北平、天津、長江水道，和華南沿海的島和灣？「汪組織」已經把日軍佔據區域全劃作日本駐兵區域了。當然日汪約定的駐兵處所，只是一點一點和「線」，即北平、天津、張家口、青島、太原、石家莊、德州、南京、上海、杭州、廈門、大鵬灣、及海南諸島；這些「點」加上北甯路、平綏路、正太路、津浦路、平漢路、膠濟路、道清路、滬甯路、滬杭路，以及長江水道這些「線」。可是大家知道，日軍現在佔據的，豈不是止有「點」和「線」？

日汪的詞典，字與其解釋，沒有例外，都是相反的。「自由」就是「投靠」，「平等」就是「獨佔」，「獨立」就是「奴服」；當然，「撤兵」在他們解釋為「駐兵」。

由他們發出的電報說：「日軍依約定期間撤兵。」解釋就是日本從那時起，改「作戰駐屯」，為「防共駐兵」與「維持治安駐兵」，及「永久駐兵」。

汪精衛說過：「日本即中國，中國即日本。」在他們看來，日本兵乃是他們的親兵，豈不可以久駐？並且日軍一撤，他們便口口口口，他們豈能不讓日本駐兵？他們豈能不求日本駐兵？所以他們又約定：「和平恢復後兩年間以後，日本應中國之要請，得為軍事的協力。」這就是說：除了兩年以內將各地都改「作戰駐兵」為「防共治安駐兵」外，如若還要多駐一些兵，或是延長所謂治安駐兵，那是可以的。在他們看來，那還有什麼不可以？

「中國即日本，」以此之故，「撤兵即駐兵。」

大家記住：日汪約定的撤兵，就是駐兵！

（十一月二十八日）

怎樣與納粹經濟對抗？

（上）

Carl Dreher

本文作者以反納粹主義的立場對德國工業的特徵作了客觀的考察，並主張美國應拿「民主集體主義」的經濟來與之對抗，藉以避免法西斯傾向的抬頭。是一篇頗富於啓發性的文字，讀之並能推測到世界經濟的趨向。原文載美國「哈普氏」雜誌十月號。——譯者

巴黎陷落後，陀羅西·湯麥森女士（Miss Dorothy Thompson）曾將希特勒的初步勝利歸納於四個

單純而實際的原因。其第二原因她加重着說：希氏之所以勝利，因為他是用一種工業及機械經濟來打仗的，而民主國則用一種貨幣或金融經濟在打仗。湯麥森女士說得不錯，此種工業及機械經濟也不是希氏的獨創物。她說託爾施泰因·菲勃倫 (Thorstein Veblen) 已知之有素，而在德國，又早經伐爾特·拉特腦 (Walter Rathenau) 嘗試實行過，但初期國社黨人卻將他謀殺，以酬答他的勞苦。

湯麥森女士復提出一個補救辦法，主張將美國的飛機製造事業交託於亨利·福特，並授予支配全權，不容官僚政客來干涉。大概勞工領袖們亦是沒分干涉的，因為福特對工會之無好感，並不下於希特勒。祇要有支配全權，福特大概確能給我們一種機械經濟；但是等到他成功時，我們已不值得爲了保衛一個業已不存在的民主主義而拿福特的航空隊去跟戈林的航空隊角鬥了。可是，湯麥森女士提起了菲勃倫，於此時際倒頗爲合適。菲勃倫所教訓的，正是商業與工業之間的、組合金融與機械技術之間的、私有的權與社會需要之間的基本衝突。他提出工程師應組織一種『基爾特』，以勞工大眾爲後盾，『不容許』生產機械的私有權，務使機械能發揮其最大效能，同時使企業界的怠工永遠告一結束。他也知道工程師的團體『現在』一定還不會這樣做；但如他們有意嘗試，菲勃倫所給予他們的指示倒確是極爲具體的。以爲生產機械能脫離金融的制率而自由發揮，這種觀念誠然是近於空想，其非現實性正與飛機未發明前欲翱翔空際相同或竟更甚，因爲這不僅要革新機械，甚至還要改變我們的觀念。但是，雖說近於空想，却仍有一兩種方式可使之實現。希特勒就已經辦到了，或至少已作了一個良好的開端，而這正是他所以戰勝的主要原因之一。

希特勒已用他自己的方式將技術人才解放了。當然，我們並不是說德國的技術人才現在已能自作主張的行動。他們不過是換了主人，而新主人甚至比舊主人更爲苛刻。但這些新老闆卻也對技術更懂得一

點；祇要僕人們生產的東西是老闆所要的，老闆就願意供給一切的便利，使之就資源所允許的限度儘量的生產，同時也不會爲了市場停滯而把生產中止的。在原則上，任何法西斯或共產國家均能使其技術人才獲得此種自由，但事實上首先辦到的卻是德國，因爲祇有德國有着第一流的工廠及最新式的技術。

照這樣，希特勒實已爲着他自己的目的而完成了菲勃倫僅在著作中提出、拉特腦則嘗試而流產的事情。菲勃倫與拉特腦二人之所以要解放技術，爲的乃是下層民衆的利益，所以前者終遭流放而後者竟被暗殺。但是希特勒却成功了。他確已做了我們所不敢做的事情。

這就是我們現在所以怕他的緣故。我們看到一個惡精靈在將西歐結合在流血與奴隸生活之下，因爲有善良意志的人不能將它在和平與自由之下結合起來。即在美國，我們也像在德國一樣的感覺到這一種成熟的技術將被利用到非人道的用途上去。

這並不是預先註定的事情。如果我們不喜歡法西斯式的技術擄取，那麼我們就得看一看這種擄取在國外是怎樣完成的，是一些什麼力量將它促成的，這同一些力量在美國經濟中是發展到了如何程度，我們又應用什麼方法去對抗它們。希特勒原是一個過程之一部分。並不是什麼都由他個人創造出來的，亦不是全由國社黨創造出來的。這過程有着一部歷史，而我們最須注意的，就是這部歷史之技術及經濟的部分。

二

在十九世紀的第二個四分之一期中，德國在工業與政治上均爲歐洲一落後國，它在「煤鐵」技術方面比英國至少要落後一世紀，即比有龐大農業區及未開發資源的新興美國亦愧不如。美國工業發展係始

於五十年代，自南北戰爭將道路清除後，即向上飛躍，其開發與擷取的猛烈程度實為世所未有。此時德國則擊敗了法國，隨後，它的工業發展的曲線竟追上並超過了美國。這真是一種驚人的進步。我們對於德國的成功無須苛議，因為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國家，實沒有一國不是拿下層民衆來餵機器的。

但是，各國的統治階級對於其藉以維持統治地位的民族工業所抱的態度，却有重大的區別。英國在八十年代的工業已日趨陳舊；新的紳士之收益已無須依靠生產效能，而更須依靠以過去積蓄為基礎的國出口及款項借貸了。法國始終未嘗積極從事於工業化運動，國中除北部外主要仍是一種農村經濟，機械發展的速度較為遲緩。祇有德美兩國的機械增殖之方式，却顯示出一種觸目的對照。兩國鐵路運輸之發展方式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德國雖亦有其創業家及投機家，但它的鐵路，整個的說，却造得非常經濟，且在政府的監察之下，處處顧到軍略意義。早在一八七五年，全國鐵路已約有一半哩數為國家所有。美國的商辦鐵路，則工程浩大而弊端百出，且工程與舞弊又常常密切的結合着。鐵路在建造時既被掠奪，於造成後復被人以股票漲落的方式利用為投機的工具。鐵路除對工業農業施行剝削外，它們自己又互相競爭。有時僅為恐嚇對方起見，竟會造起平行的路線來。這種狀態勢必引起破產，而破產便又將引起新的掠奪了。

於是老摩根（Morgan）跑出來，纔算避免了完全的混亂，因為沒有社會或政府的制裁，摩根這樣的人倒確是需要的。他是一個使金融合理化的人。但此時靠毀害工業來賺錢已成為美國流行的制度，即連摩根亦僅能將這制度略加修正而已。普林斯（F. H. Prince）說：『我以為摩根對於鐵路及鐵路建造是完全不懂的，他從來不顧到詳細節目。』這裏所謂『詳細節目』意思就是說『技術』。摩根不過是一位金融家，他所能做到的，不過是在掠奪的需要與技術的需要這二者之間維持一種勉強的平衡，但這種

平衡卻仍然會週期的被金融恐慌所破壞。即連這一種不穩的平衡，亦是因爲美國可掠奪的財富太豐富之故纔有暫時維持的可能。

德國誠然也有資本家，但是德國的資本家卻沒有這麼許多錢來賭博。德國的企業界並沒有將美國企業界所加在美國工業身上的那麼一付擔子加在德國的工業身上。德國商人已慣於祇獲得些少的盈利；貯積的資金比較少，利息的負擔亦因以減輕。過時的設備亦比較少，同時又不甚需要用限制生產的方式來使舊設備拖延壽命。因此，德國資本主義的技術，就能發展得比它的出生地之英國，或技術享有一切自然環境的便利之美國更快。加以，德國早期及中期的工業家如克魯普（Alfred Krupp）及西門斯（Werner Siemens）等人，又比別國的工業家更有技術的訓練。在美國，艾迪生於創造了電力工業之後十年，他自己竟被這項工業所踢出；若在德國，這類事情怕就不會發生。較小的技術人才及勞工大眾的地位均比較穩固，他們的一些簡單的技術要求亦比較易於滿足。高級技術人才及公務人員均比銀行家及創業家更受人尊敬。工業機構因較少受到金融的牽制，所以在國家與軍事機關已取得它們那分捐稅之後，還有充分的賸餘，可以供給勞動者以養老金及其它社會保障。如這種保障仍不能使勞動者滿足，那就得由警察來處理了。

德國的技術家並不是魔術師。他們的工程學校並不比美國好。他們也並非更專心於工作，也並非在科學發明之實際應用方面更爲聰明。他們在大量生產技術之發展方面顯然較爲落後，在在須模倣美國。美國工業因處於企業界的管理之下，所以祇在有鉅大盈利可圖之處，它的效能及生產力纔能發展。美國工業既享有豐富的原料與勞動力，以及同等程度或更大的技術效能等便利處，照理它就應該在各方面均能超過德國；但事實卻竟不然。德國雖無此等便利，但其技術家、企業家及政府卻頗能合作，而在美國

，則企業家之應統制工業，差不多已成爲無可置疑的事。企業家對於技術可以任意的取捨。如果金融支配者覺得無利可圖，那麼進步就可以延遲或竟完全停頓。我在這裏僅能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國際技術競爭的性質，同時又說明美國雖化了許多錢在研究工作方面，但技術發展卻直至今日仍不免受到牽制。

三

淡氣這一種原子，乃是近代肥料及炸藥之不可少的成分。戰爭開始，肥料廠就可以改爲軍火廠。不過淡氣雖極豐富，大氣中的淡氣卻全無用處；它必須與別種原子合併，才能拿來耕田或打仗。這種合併，即所謂『固定法』，乃是本世紀初年一個技術上的重要問題。那時候以前，各種硝酸鹽的重要來源，就祇有如智利硝石之類的自然貯藏。科學家警告着說，這種貯藏不是取之不盡的，並請技術家集中注意於使空中的淡氣『固定』的問題。此問題終於一九〇二年由美國技術家解決，但不久即被美國的金融家所拋棄。三十八年之後，美國竟致發現自己沒有打仗所需的充分的淡氣供給。這類事情在德國，即在希特勒以前，也是決不會發生的。

德國人知道戰爭一開始，他們的海外供給路線將被切斷，所以對淡氣問題亦非常注意。至一九一二年，另一種淡氣固定法的技術乃告成熟，且能大量的生產肥料及軍火了。兩年後戰爭當即開始。

淡氣縱然在平時毫無用處，德國人是仍會設法使它固定的。完成此項技術的德國著名化學家，均是一些與政治及軍事當局極有關係的樞密顧問官。政府在許多工業方面亦給予了金融的注意。在奧泡 (Oppau) 等處的「跋地舍苯胺及曹達製造公司」(Badische Anilin and Soda Fabrik A. G.) 諸廠，乃是希特勒還在當伍長時的德國工業、金融及技術合作之產物。這些工廠在戰時當然盡了供應軍需的任務。

歐戰結束後，法國政府亦在都魯斯（Toulouse）建立一所應用此種新技術的淡氣廠，此外並有用別種技術的若干私家工廠，至一九二八年，法國已有十萬噸的生產能力。但此時，德國的奧泡及梅雷斯堡（Merseburg）兩地的工廠却能生產三十萬噸，且以後始終沒有被人趕上。

美國的麥斯爾·旭爾廠（Muscle Shoals）則在大戰時開始發展。戰後，國會及「全國電光協會」中的著名愛國家即羣起向之攻擊，而主張國有的人們則呼籲着以爲應使其達於完成，俾農民能獲得廉價的肥料。「協會」的代言人們乃到處宣傳，說麥斯爾·旭爾及樸鄧克（Poujunk）地方的一百基維瓦特工廠均是布爾札維克主義的設施。於是，麥斯爾·旭爾乃在一九二二年以最低代價售於亨利·福特。但此時，這種工業品的用途却正在逐漸普遍起來。

現在怎樣呢？許多年過去了而美國仍然缺乏淡氣。科侖比亞大學的薩奈底教授（J. E. Zanetti）在「美國化學會」中作了一個驚人的報告，他指出麥斯爾·旭爾每年淡氣產量僅有四萬噸，此數能生產十六萬噸猛烈炸藥，每年可供給一萬架轟炸機以二十五個千磅炸彈。德國每年淡氣生產量則是一百五十萬公噸（一公噸等於二、二〇四磅，即較美噸大百分之一〇）。

現在，美國當然要造起淡氣廠來了，並且一定是非常匆忙，非常不經濟而趕造起來。如果早有所計劃，則至少在平時亦可使農民獲得廉價肥料。不過廉價肥料有什麼好處呢？美國的經濟是以商業爲基礎的，所以美國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不能喫飽；並且爲要不叫他們喫飽，美國乃在平時不願建造淡氣廠，等到決定要備戰時，竟致缺乏淡氣。德國則反是：它的人民之所以不能喫飽，那是因爲政府除了備戰之外什麼事都不做。

四

從技術的觀點看，上次大戰以前德國的貴族主義亦如美國的企業界一樣的是一種障礙力，但規模却較小一點。不過一旦戰爭爆發，這種含有階級驕傲及傳統仇恨的貴族心理却更易將國民經濟搗亂。軍事首領們以為戰爭定能在短期內很容易的結束，所以將軍隊供應的必需量估計得太低。當時德國原料非常缺乏，淡氣亦是不夠。拉特腦一進入軍政部，他立刻先向農民徵發各種硝酸鹽，一面設法提高工廠的產量。如不是這樣，戰爭恐怕不能延長到一九一五年的夏季。可是當他正用一種由政府負責監察的『加特爾』制度來使原料與生產趨於調和之時，那些貴族們卻羣起將他驅逐了，其原因爲他是一個平民，同時又是一個猶太人。

直到德國戰敗後，拉特腦纔恢復了他的勢力。於是他提議要將德國工業組織成一個大協同體，然後分成若干由公家來管理的『加特爾』。在此種『新經濟』之下，舉凡有高度生產力的機器，標準化，各廠間之科學的分工，原動力的充分發展，藉重稅來取締生產工具之私有權等等，均有造成一個無階級國家之可能。拉特腦像菲勃倫一樣的攻擊着商業的浪費。他說：『誰要是糟塌了勞動力，勞動時間，及勞動工具，那就等於劫掠了社會。』

拉特腦因爲主張這些理論，並主張與協約國妥協，與俄國接近，所以他終被暗殺。他死後，德國乃無可拖延的墮入了深淵。不久魯爾即被侵入，接着是可怕的通貨膨脹，一九二五年的希特勒、魯登道夫暴動，及魏瑪共和政府在最不幸環境中之八年的艱苦鬥爭，弄到後來，拉特腦的夢想已破碎得一無所有，祇賸下一個機械的殼子，那就是德國工業全部協同化的理想；而這個理想却在漸趨成熟，且終被殺害

他的兇手們所奪去。

德國在戰後即已進行了一些美意的或惡意的集體化工作。從德國的經驗我們可以知道，並不是不應該集體化，而是不應該讓軍閥及政治野心家抓住了我們這時代最有力的社會工具。集體化的若干準備工作開始後，危機乃更增大。此種準備工作是很早就開始了，不過進行得却非常混亂。戰時的統制經濟始終沒有像法國或英國那樣的完全結束。可是德國的革命却太薄弱，並不能將主要工業完全沒收或使之社會化。於是便有一種混合經濟發展出來，其特點為地方政府經辦種種事業，國家以股分的形式參加工業，於對外貿易施行限制等等，其性質乃是一種沒有社會主義的社會化。至一九三〇年，世界經濟恐慌影響到了德國，政府沒有充分的力量來應變，納粹黨人乃乘機而起。

納粹黨人如在一九二五年暴動時即已成功，他們的政權恐怕就不能持久。一九二五年時，德國的技術決不是像後來那種樣子的。戰爭與通貨膨脹已使德國的技術與別國完全隔離（在通貨膨脹時，德國的技術家甚至沒有錢來定外國的技術刊物，更談不到去外國旅行了），所以它根本就趕不上別處的發展。但後來道斯計劃准許德國延付賠款，並為之向各國借款以復興經濟，等到繁榮恢復，德國的技術亦立刻就趕上了。德國工業界時時遣派技術家到美國來學習大量生產的各種新奇法門，而美國的金融界則向德國投資，使其生產機械够上了美國的標準。德國的組織天才一經與美國的技術及大部分是美國的資金結合，便立刻造起了不少第一流的工廠，後來納粹黨人便連「多謝」都不說一聲的接收了去。到一九二九年，這筆放款中之短期的部分是收回了，但機械則仍賸下在那裏。收回資金所造成的影響是使德國的景氣加深，並因而幫助了納粹黨人之奪取政權的鬥爭。

此時法國亦在使其工業現代化，且有相當成就，但發展不够迅速，特別是在重要的機械工程方面。

工廠主不願放棄舊機器而採用近代的技術，他們祇依賴關稅保護以與外國競爭。可是關稅壁壘卻不能阻攔一枝機械化的軍隊。

英國的生產自比法國高得到，但仍不免以錢來計算而不用人力及機械力來計算，所以仍受到阻礙。納粹黨人卻僅是爲計算便利起見纔想到錢，此外就無所關心了。技術界方面亦從來不想到錢，他們想到的祇是動力、原料等等。德國人此種觀念的改變，可說頗得力於通貨膨脹。在通貨膨脹時，貨幣已變得不可收拾，但實物卻依然如故。一雙鞋仍是一雙鞋；但上午一雙鞋的價錢是三兆馬克，到下午又變了四兆馬克，此時，馬克卽鞋子的觀念便大大動搖。後來，馬克雖已穩定，錢的計算雖漸漸復活，但已不是從前那個樣子。通貨膨脹雖未會直接使納粹黨人想到技術的重要，但的確替他們解除了一種與技術對立的考慮。從此，他們可以不計算錢，而祇計算代用汽油及一切戰爭機構所必需的東西了。

德國資本家的投資向來是被指定的。現在德國已能收回羅蘭省的鐵礦及鐵廠，資本家不禁饒涎欲滴，所以柏林鋼鐵股票當卽飛漲。但七月十五日的『紐約時報』卻登載着一個新聞說，柏林的消息靈通者均以爲政府將依照緊急時期及民族利益的需要，而不依照舊日的主有權來將羅蘭省的工業贖物從新分配，所以在一九一八年前會主有這些礦場及工廠的公司恐未能將舊有產業收回。正因爲納粹執政以後的德國採取的是這種政策，德國乃能獲得勝利。現在，英國亦正在這方面急起直追。

德國的經濟及技術專家均懂得國民生產之最大發展所需的必要條件是些什麼。此種條件大致可歸納如下：

- 一 近代的高速機器
- 二 補充機器缺陷的熟練勞動

三 機器所需的原料……
 四 相等於生產容量的消費容量
 五 各工廠間的密切合作，使之幾成爲一體
 六 不斷使用全部人力及機器力的大量趕製

一二兩項，納粹黨人已得諸於過去的遺產。第三項他們正『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找尋着，絕無辦法則向國外取得或在國內發展代用品。他們又不餵人嘴而餵礮口，所以獲得了第四項的平衡。早在共和及帝國時代，德國工業的合理化已告完成，現在納粹黨人復以非資本主義的方法，並就軍事需要來動員資本，於是便造成第五項的結果。第六項則是其它五項聯合產生的，其重要性在於它不僅供給了充分的貨色，且同時解決了失業問題。現在我們再就做到此種結果的政治行動加了說明。（杜衡節譯·下期續完）

德國在其占領地之經濟剝削

石井良一

〔本文譯自日本『世界智識』十月號〕

暫停攻略英國本土，爲了促進歐洲新秩序之建設，德國正在如何傾其全力於占領地域之恢復工作，這乃是今日世界上最可關心之事。

德國的目的，即所謂建設歐洲新秩序，是在於歐洲廣域經濟圈之確立；其根本方針，已於七月下旬由芬克經濟部長的聲明瞭然指出。芬克的聲明有謂：『德國的廣域經濟是糾合歐洲諸國於一大集團之中，將通貨、生產、信用、通商等基本部門作爲一個單位，應各國之國情，行合理的分工，以圖歐洲經濟

之強化。」換言之，德國所描寫的廣域經濟圈之確立，即是在全體主義經濟之下，圖使歐洲自足自給，德國的工業品和其他諸國的原料、農產品互相交換，在德國的支配勢力之下經營互助。其實行的手段是，在歐洲抹殺通貨的基礎的黃金，而以馬克作為基礎；就通商的觀點看來，德國已於戰前、戰時採用「的物物交換制度，匯兌清算協定，將更擴張到各國。

德國事實上，即連在國內生產的食料，都不能自足自給；至其堪向世界誇耀的工業品之原料，則尤感缺乏。因而德國乃從外輸入這缺乏的原料，藉化學的力量製成優秀的貨品。依據物物交換制度以及匯兌清算協定之締結，雖欲採取向外輸出政策，但因此次戰爭爆發，需要顯著增大，由於英國之封鎖，難以獲得這些物資，所以德國一旦稱霸北歐，更次第席捲了荷、比、法，乃先在這些國防關係上等於德國國內、其安全性處於同樣地位的地域內，進行覓取德國民食的方針。這些占領地域並有德國缺乏的工業原料，於是德國採取一種積極政策，俾使其貨品之輸出更為活潑。然而說到歐洲新秩序之建設，德國意圖之點，亦並非全不承認占領地域之獨立性。倘如以德國為樞軸的廣域經濟圈確立後，而各國能以得到國民經濟的安定，則據說德國無論如何都要保護占領地域之獨立的。為着這個目的，德國正在清算舊時不安定的貿易關係，而且準備代之以確立真正安定的相互依存的經濟圈，並於此基礎上圖謀自足自給，然後再講求促進貿易之方策。

然而德國欲使歐洲自足自給，實非易事。現在德國的占領地域，面積是五十三萬四千二百平方哩，人口是一億七十七萬。除去蘇聯，歐洲的三分之一，現正處於德國征服狀態之下，而這些占領地域，都已被戰神光顧，蒙受了非常的損害，故其經濟工作，特別是經濟恢復工作，苦心孤詣的經營一番是必要的。雖說如此，可是德國的工作現正着着進行：送致優良的技術及遣派技術專家，以從事於被破壞了的

洪水爲害而流離失所的農民，同時並企圖藉以增加收益。他如爲了開發重要資源，設有鋼鐵、石炭、金屬、皮革、毛皮各管理部，以担任其管理及配給販賣；爲了達到德國的戰爭目的，這資源開發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的。至於交通機關的恢復工作，現亦正在順利進行中。

但是，比利時、荷蘭、法國、盧森堡這些佔領地域可不同了，因爲佔領的時間還不很長，所以經濟工作的進展比不上波蘭那樣的程度。就政治上說，最初對於比利時及荷蘭是施行軍政的；可是因凡爾賽條約而割給比利時的奧依平、馬爾梅底、莫萊乃諸地，原係德國舊領，所以現在復歸德國所有，而荷蘭方面也於最近由德國任命伊凡卡爾特博士爲佔領地域監理官，行使最高行政權。法國目前是在軍政狀態之下。對於盧森堡則有任命總督之說，可是隨後沒有聽到什麼下文。

在這些佔領地域之內，有着不少德國所希望的資源。荷蘭的鐵屑是過剩的，所以能大量供給德國的製鐵業；至於石油、樹膠、皮革之類，對於德國，當然也是十分重要的物資，用不着說的了。爲了比利時的復興，迅速的編成復興委員會，從事於電力、水道、橋梁、道路之恢復；而林堡、列日的煤礦、煤田亦已開始工作。關於鋼鐵事業，則取英法的勢力而代之，於六月末，整理舊有鋼鐵共同販賣組合，使成爲新的德國式的。法國最重要的工業資源，雖則依存海外，但是在歐州，法國却是製鋁原料的鐵礬土的第一生產國，鐵礦在國內及海外領土，有着多量的生產，鉀的產額亦豐，所以這個資源地域，對於德國是很重要的。已被破壞了的法國淪陷地域的鐵道，電線正在修復，這於交通、通信方面將更便利。爲了農業開發，聽說比利時的俘虜也參加了勞動。

盧森堡被損害於戰爭的較少，逃亡了的從業員已伴同交通機關之恢復而回到本國開始作業了，故其製鐵工業貢獻於德國重工業處諒亦不少。可是德國對於中南歐的經濟工作之進行，特別採取慎重態度一

事，乃是大可注意的。雖則該地現已編入德國占領地域，然亦並不立即將其生產原料任意搬走。如有不足則供給之，如有餘剩則挪用到其他不足的地域去，施行一種有無相通的方法及生產的分工。而這就是德國的自足自給的辦法。但是這樣的工作，結果也由於德國式的指令而無論什麼都變成了強制執行。所以，今後果能不遭各國反抗而圓滿的進行其經濟工作與否，實屬疑問。總之，那是要看德國本身的力量如何而定了。

德國占領地域通貨金融工作是在於國立信用金庫制度之舉辦。

這所謂國立信用金庫制度，起先實施於波蘭的占領地域；隨後不久，在其他占領地域也擴大實施起來了。德國在波蘭設有波蘭發券銀行。這個制度的要點是在於發行特殊的通貨，即軍票，以防止德國通貨之流入占領地域，並於占領地域對德國軍隊及行政官吏禁止使用當地通貨以使軍票發生購買能力。

不消說，占領地域由於戰事關係而被害頗大，因物資之缺乏，不管怎樣抑制物價，其昂騰的趨勢還是與日俱增，所以，如果德國軍隊及行政官吏陸續來到這種地方，因而使通貨流通的話，則勢必膨膨起來，接着就有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的危險。那麼，如果德國對這地域不大量的補給物資，則對於所謂廣域經濟圈之確立，也大有惡劣的影響。故爲了徹底的防止這惡性通貨膨脹起見，有從流通方面抑壓通貨之必要。於是德國當局新發行這軍票，特令占領地域德國軍隊及行政官吏使用，同時防止德國通貨之流出，並禁止他們使用占領地域內之各國通貨。

這種新的通貨，歸柏林的國立信用金庫中央管理會發行；券面分爲五十馬克、二十馬克、五馬克、二馬克、一馬克、五十分尼六種國立信用金庫券以及十分尼、五分尼兩種國立信用金庫幣。使用的限度規定爲三十億馬克，而現在使用着的數目大體上看來約爲十億光景。

新通貨在德國可以兌換德國通貨。爲了換取占領地域之通貨，交換比率雖儘可能的合於現行匯款行市，但其比率對德國方面却是顯著的有利。例如一馬克等於法國的二十個法郎，比利時的十個法郎，至於盧森堡，則一·五馬克甚至可換到十法郎奧朗達的古爾登幣。無論在什麼占領地域皆是這樣。特別是在法國，由於交換比率之差，物資乃不斷的流入德國，結果，弄得法國的物資、食料特別顯著的不足。對這可憂的狀態，德國當局樹立了種種的方策。例如對德國軍隊出有布告禁止酒及烟草以外之販賣，並對投機家及無所事事的旅行者亦發出行將嚴厲取締之警告。此外，銀行亦有節省購買力之必要，因而受命於當局在通貨之出入方面設有一定的限制。

然在比利時之德國舊領地域，這新通貨是不適用的，在占領後最初的期間就規定了以馬克爲法定的支付手段。六月六日任命房·拜格爾伯爵爲比利時國立銀行監理官，並於同日施行法定馬克制，其後，馬克遂成爲唯一的法定支付手段了。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占領地域內國民生活的狀態吧。在被戰神光顧過了占領地域之內，土地及農產物是荒廢了，建築物是壞破了，現在的國民生活是處於非常苦痛的狀態中。在波蘭，耕馬及其他家畜，特別是豬，數量激減；克拉戈地方，因食料之不足，鬧到反要從德國方面倒貼出來的地步。爲了防止物價暴漲，去年九月對全商品規定最高價格，生活必需品則設有公定價格以監視之，同時對食料品亦實施憑券購買制。然而事實上，黑盤行市橫行無忌，物價之騰貴趨勢終是難以抑止的。麵包比諸前年已漲價十八倍，馬鈴薯是二十倍。雖有約百萬人以上的勞動者被送往德國，可是國民生活依然陷於非常窮困的境遇。

在比利時，在荷蘭，在法國，都是差不多的情形。比利時的多數工場以及日常生活上必要的物資補

給設備，都幾乎已被破壞得蕩然無存了，所以縱令恢復工作急速進行，失業者羣依然是大批大批的出現。這些失業者，雖則正由城鎮鄉保證的經費或依當局的授產計劃加以救濟，但其情形依然十分嚴重。爲了救濟因受戰爭之賜而一無所有的荷蘭難民起見，雖則承蒙德國的照管，有着國家補助委員會之設立，使失業者從事於荒廢了的土地之再建或送往德國去，以拚命的解決失業問題，但是在城市裏依然留有近三十萬的失業者羣在徬徨着。對於食料，雖已頒布了分配制，但特別苦於食料之不足的，是法國人民。在戰後，由於戰火的延燒以及法郎的跌價，其影響所及，物資遂顯著的不足起來，生活狀態之入於困苦一途，乃是當然的。

最後要說的是德國與其佔領地域的通商關係。這個交易已於戰前依據物物交換制度，匯兌清算協定等方法實行着；今後以德國爲中心，廣泛的實行於歐洲各國之間，其有效時間恐將是相當長期的吧。這可從德羅經濟協定上窺見一斑。該協定是從一九三九年三月起到一九四四年三月止，長達五年之久。而其可注意之點是，它不僅是一個通商協定，且同時又是一個生產協定。即是，德國的目的是在於根據以馬克爲基礎的支付手段之安定，從而確立歐洲之自足自給；農業國生產農產物，工業原料國生產工業之原料，製品國生產製造品，各國在歐洲的經濟圈內，實行分工，互相依存。準此，則既是農業國，就不能越俎代庖，生產農產物以外的其他生產品。農業國，工業原料國必須順其國情各自實行本國最適當的生產，而從其他國家補給本國所缺乏的工業製造品。德國已經運用這種方法在羅馬尼亞設立開發公司，努力於其資源之開發。在波蘭則設有東方通商開發公司，鼓勵並支持其商業之發展以及與東部地方之通商關係。在巴爾幹，並使開拓公司進出其間，實行以大豆爲主的農產物之增產獎勵。爲了確保荷蘭農產物的對德輸出，是任何的手段皆能採取的吧。

德國用於這交易上的通貨是法定馬克，而且企圖以之代替金馬克之作爲國內貨幣的地位。德國的黃金政策，據德國所云，是這樣的：「在強力的政治圈域之內部，黃金已經沒有必要作爲貨幣之基礎了。這在歐洲的現實上，於黃金價值之變動，有着最大的利害關係。」準此，則在占領地域的各國，無論如何必須使用本國通貨同時使用德國馬克。而且由於兼用這兩種貨幣，各國乃有獲得外貨之自由；由於有的通貨和馬克之交換比率是一定的，價值的安定可以得到保證。而在歐洲經濟圈內，各國貿易之清結，必須登錄在德國國家銀行的賬簿上。藉此作爲捷徑而行使特殊的匯兌，締結特殊的匯兌清算協定，食圖貿易上的便宜之類的方法是不準許的。在無論什麼場合，各國支付的差額都必須在德國國家銀行的賬簿上清結。

可是不管怎樣，在歐洲，如果新秩序能够建設起來，德國總是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吧。去年九月，德國把波蘭、比利時、法國北部的三大煤田，年產約一億二千萬噸的煤弄到手中，加上德國國內的生產額二億噸，共爲三億二千萬噸，這乃是一個莫大的產額。再說鐵礦，加上瑞典、勞蘭、盧森堡的生產額，年產達於三千噸，比起戰前的消費量二千二百噸，有着寬裕的八百噸之餘剩。德國是以通商手段獲得這項資源的。現今爲了攻略英國本土，德國是正在集中其國力。而這方面，如果在什麼時候有個解決，巴爾幹方面的局勢也告一段落，並獲得這地帶以石油爲主的若干物資，於是在歐洲，正如德國所意圖的那樣，能以確立廣域經濟的話，則將來會得變成什麼樣子呢？恐怕德國一旦完成了歐洲的自足自給，就要挾其餘力以向東洋市場突進了吧？價廉物美的德國商品及其生產力！冠於世界的技術及其巧妙的爭競！我輩將如何防止德國憑藉其商品及貿易手段以實行對於東洋市場的輸出攻勢呢？（易士譯）

饑饉與戰爭

三八四

本刊於歐洲糧食問題情形久疏於介紹，現在先用本文來補足這個缺陷，將來當再有詳盡的譯著發表。原文載英國「新政治家與國民」週刊四九二期。

——編者

我們的盟友已經有許多國被打敗了。然而在我們這一方面，到現在還有很多人懷着一個信念，那便是，不管情勢如何變化，我們至少總還有一個可靠的盟友——就是飢餓。

自從一九三九年秋季以來，所有歐洲的國家都爲了軍火的生產，國家的動員和人民參加實際的戰爭，而大大的減低了她們的農業生產力。這一年的悠長而嚴寒的冬季又產生了不少災害，而以各國的人力缺乏之故，對於這些災害都無法加以補救。有些地方被水災沖去了本來可以豐收的光景。去年春季裏的擁有最新式武裝配備的大軍通過肥沃的地帶，把將近成熟的種植物一掃而光。千百萬的荷比法三國的農民被龐大的德軍驅趕得望風披靡，結果也只好將他們的一切物件財產以及田地上正待收割的禾稻完全拋棄。因此，目前整個歐洲的農業實已陷於大混亂的情勢中。而自從義大利也宣言參戰之後，對於歐洲大陸的糧秣的封鎖，也已經比從前容易執行。那麼，這裏就引起了一個問題：到底英國能不能以長期採取防禦戰略而同時實施對歐洲大陸的封鎖來取得勝利呢？納粹政府的勢力如今已推廣到半個歐洲，那些被宰制於他們的權勢下因而陷於飢餓的多數民衆，會不會因此起來反抗他們？一九一八年德國之敗也正由於飢饉。今日的納粹德國會不會再度踏入這條覆轍？而且這回德國在開始戰爭時本在半飢餓的狀況中，那麼，這回的覆敗會不會來得比前次更快呢？

這樣的信念，近來已屢屢有人表示過。倫敦的「每日前鋒」報最近曾登載一幅漫畫，把這個意思表現得異常深刻。那張畫是，希特勒在那裏磨着一柄刀，刀上面寫着「進侵英國」數字。在他的身旁有一個「計時杯」，杯裏上半截的沙正在向下截很快地流着——這象徵着德國糧食接濟之蝕耗。這畫的題目是「時間上之不利」。

其實認希特勒爲單靠封鎖便能擊敗，那其實是一種幻覺，爲將來的勝利計，我們非拿事實來消滅這種幻覺不可。

德國在這回發動戰事之前，正遇到全國的豐收。一九三八年收成更好。德糧食部長達雷曾於戰事爆發時宣稱，德國在那時所存的糧食已足夠供給全國人民一年的銷費。這也許是德當局的過分的誇張，正如德政府其他各種的宣傳一樣。然而有一點是真實的，就是爲了國內各地穀倉之不敷應用，當時所有的健身房和跳舞廳都被指定作糧食的儲藏所。在一九四零年之初，這樣的輔助穀倉總數達八千五百所之多。他們甚至說，德國實際上的儲糧只要有達雷所說的一半，而一九四零年的全國收成也只要有去年的一半，德國便可以把這次戰爭支持下去，等待一九四一年收成的接應。

依上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德國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間，糧食的收成均逐年遞減，而最嚴重的減縮——減至平常收穫的一半左右——在馬鈴薯是發生於戰後的第二年，在穀類是戰後的第三年。這種減縮的主要原因是人力，馬和肥料的缺乏。這三項東西，在目前的情形是怎麼樣呢？

德國的農業近年來一向受着人力不足的障礙。這種缺點在戰事發生之後尤見增高。但從一九三九年秋季以來，尤其是在一九四零年的春天，他們已經從戰時俘虜的運用，和波蘭人的「自動幫忙」找到相當的補償。德國在波蘭所建立的第一個機關是勞工交換所。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以來，每日至少成立

一個勞工交換所，至十月中旬，所有各處的交換所都已經成立了，共有一百十五所。由於這一百十五個機關的招募，共有七十八萬勞工被遣送到德國去。此外被囚於德國的三十萬波蘭俘虜大概也都在田地上工作着。在這整百萬的外來的佃奴之外，還有許多男女人和兒童的「自動」服役，納粹政府目下正以遠比平時為大的規模把他們組織起來。又在他們開始西線的春季總攻以前，他們特許軍中的農民可以請假回家去從事耕種。雖然如此，他們的人力的不足依然不免對他們的一九四零年的收成，產生極大的影響。可是我們總得承認，德國人力缺乏的結果，實際上還不致在明年的一年中生出致命的影響來。除非我們把蘇聯對德國的武力干涉計算進去，這種干涉自然要大大地損耗德方的人力後備。

馬匹的缺乏自然不免生出種種的困難。這種困難已經爲了下列的三事而逐漸克服，其一是農民們自定的互助辦法，其二是從波蘭獲得的許多馬匹，其三是曳引機之推廣應用。這些曳引機不分日夜地工作着，連星期日也不停止。這種組織也正是德國的強點之一。

肥料的供給（除了磷酸之外），據德方自己的報告，不過比之一年以前稍爲低一點。可是就算這方面的減縮是異常之大，我們總不要忘記一九三九年的肥料供給比之一九二九年（那年是大豐收的一年）還多出百分之五十。這一點可以表證肥料的減少無論若何重大，也不能在德國產生災荒一樣的結果。磷酸的生產比從前減少到一半，甚至四分之一。但磷酸之功用，通常要在好幾年之後纔會發生，因此，牠的短缺在這一二年間尚不致產生極重大的影響。

從上述的三項來估量，我們就是假定今年的冬天也很酷寒，再加上來年春季來得很晚，我們所獲得的結論總可表示一九四〇年歐洲糧食收成的荒歉，總還不至於像一九三九年那樣厲害。就德國言之，他們還可以拿積存的糧食來彌縫這次的凶荒。

德國糧食生產的最大的弱點是油類和肉類的不足。在這回戰事開始之前，德國每年只要從外國輸入百分之十的植物，而其所輸入的肉類却達百分之二十五，油類更多至百分之四十四。該兩類食物所以在德國成爲必需的入口品，其原因在乎芻秣的不敷。德國近年已經極力擴大她的芻秣生產，以期減少畜糧之進口，如搜羅餒餘以充豬糧等類的辦法，目下正在極力進行中。

德國全國之民衆久已習慣於「居貧」。此種忍受貧乏之習慣，更緣下列之情事而組織成爲特殊之秩序，如工資之減削，物價之高漲，戰前即已實行之食糧統制辦法，及開戰後之無物不受統制等類。故政府在開戰之後，一必再如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之逐漸實施其戰時統制之組織，而於戰爭開始之初，即乘原有之秩序而驟然引用全部統制之辦法；此實爲納粹政府最大之利益。而由於納粹政府在平日所施行之恐怖的高壓政策，與統制辦法相因而至之非法貿易亦較之上次大戰時爲少得多。

上述種種爲對於德國內部情形之觀察，但我們決不能單從內部來看，而把德國視爲一個脫離歐洲其他各國而塊然獨立的國家。有些糧食問題專家估計今年全歐洲米穀和麵粉的缺乏約達九百萬噸左右。如將此數化爲全歐收成的百分數，則所缺約佔百分之五（這是把蘇聯的收成也計算在內，如果不計蘇聯的話，則所缺當達百分之八）。這一點的缺乏，當然還够不上使歐洲鬧成災荒。但歐洲的某些地方，例如比國，今年的收成特別壞，這已經引起了種種關於運輸和組織的困難問題，而其中尤以運輸問題所給予納粹的困難爲更大。可是我們如果即以此來認定歐洲將有普遍的災荒，那却不免過於不合理了，即使我們拿外間流行的一般不利於納粹的統計數字來作根據，在勢也還不至於有此惡果。

在去年的冬天裏，德國常有人提起下述的一套問題：德國能不能借西比利亞鐵路來運輸滿洲的大豆？蘇聯能不能實踐其去秋所許下的供給德國以一百萬噸芻秣米穀的約言？德國的使巴爾幹國家適應其需

要的經濟計畫，究竟能有多少成果可得？就是戈培爾本人的報紙，對於這些問題，也不容易提出完全樂觀的答案來。可是到了今年春季，戰事的進行已經帶來了全新的經濟情景，同時以大炮代牛油的政策也收到了莫大的成功，並且連牛油本身也被大炮征服了。德軍之進侵各地，找來了鉅量的食糧，尤其是丹麥和荷蘭兩國，德國的全國人民很快地在那裏收獲得他們的利益。德國各地酒館的食單不久便可以列上很多的花樣，不復如前此之受限制了。市面上所發售的乳酪至此也已經含有百分之四十五之牛油，而不再像從前之僅有百分之二十。乳酪之統制出售，第一次增加百分之三十三，第二次再度增加這樣的數目。德國人民可以多購些雞蛋與牛油。據官方宣佈，至本年冬季開始時，德國所積存之雞蛋，乳酪及牛油，將較之戰事開始時為更多。

德國又從丹麥和荷蘭兩國取得了頗為豐富的牲口。在英國，家畜與人口的比例是一對五，單就豬來說，却是一對十，而在丹麥，差不多是一與一之比，單拿豬說，每十個人便有七隻。這些國家從外國輸入巨量的芻秣，以養活這鉅額的牲口，再憑着這鉅額的牲口去增加農產品的出口。如今由於畜糧的短少，事實上不能再養活這許多家畜，因而納粹的當局可以屠宰其中的一部分，以維持一年半載的肉食。這些國家今後的農產出口，自然不免要日見減縮，但她們對德國的輸出却不會減少。

此外納粹政府還有一個增加糧食儲蓄的辦法，那便是強迫降低其征服國的人民的生活消費程度，有時竟要降至比德國的一般人民還要低一點。我們已經知道在波蘭所立的所謂戈林法規，那是祇有軍火工廠和各種主要重工業的工人纔能受到充足的食糧分配，以期保持他們的充分的勞動能力；其餘的民衆在糧食恐慌時都要將他們的糧食消費竭力降低至最低限度。這個辦法足以幫助各農產國家就在國內生產低降時還能照舊保持她們的出口量。祇要在各國的農民還要生產東西到市場去出賣，同時對於所有不生產

的民衆，又能以駐軍和秘密警察的力量去加以統制，強迫其接受瀕於飢餓的分配水準時，他們的這種辦法總是行得通的。（慨忱譯）

輪船的缺乏有礙日本的向外發展

Miriam S. Farley

本文譯自九月二十五日「遠東調查」，可視為本刊二十三期所載「遠東局面緩和了嗎？」的補充。

近衛領導下的日本政府對東南亞將採取那一條路線，這時尙難逆料。至執筆時止，日人意見不同的似乎祇有一個問題：那便是：以外交和經濟的慢性方法進行侵略，或以武力佔領這一個較為迅速較為徹底的方法進行的問題。足以影響他們的決定，而且在他們決定採取積極政策後，對政策的實效將有限制的一個重要因素便是輪船的缺乏。

自「中國事件」開始以來，日本即感船舶缺乏。日本不定期輪船的噸數共有五百四十一萬五千噸，其中約一百萬噸須用以運輸物品供給在華的軍隊。輪船的運費和租價飛漲了，日本政府曾設法調整這個局面，務使重要的軍用品和工業原料有輪可以運輸。可是這些努力並不甚徹底，所以成績有限。日本國內笨重物品的逐日短少——煤，金屬，近來連米也缺乏——迫得日本須從國外輸進，對輪船的空位便有苛求。最近幾月常有報告美國的廢鐵木材，英屬馬來亞的鐵礦，緬甸的米等等因缺乏裝運地位或運費過

昂而遭就擱的消息。又因日本附近需要噸數較大，日本必須抽調航行深海各條路線獲利頗豐的船隻以敷應用。一九四〇年六月日本實行「輪船管理法」，俾當局得以強迫各輪船公司將輪船出租，以爲運輸重要物品之用。

許多等候修理的輪船因缺乏鋼鐵等必需物品和熟練的工人致長期停在塢裏。六月底，四十一萬五千噸被這樣就擱起來，這個數字打破以前的紀錄，較一九三九年六月又多了三份之二。日本的船塢似乎也不能從速解救這種局面，因爲各船塢的工作也因材料人工電力的缺乏而不能進行。據四月份的「東方經濟新報」說，那時候建造一艘大船比「中國事變」前需要加倍時間。一九三九年下水的新船銳減，但一九三九年陸月以後便沒有數字發表了。

歐戰的擴大對太平洋的航運有何影響現時還看不清楚。地中海的關閉，聯盟國船隻受德國潛艇飛機襲擊所受的損失減少了世界上的輪船供給。往時近東和荷屬東印度輸日的貨物多由歐洲中立國的船隻運輸，現在日本已感運輸的困難。荷蘭挪威丹麥輪船之受英控制更使日本難得租到輪船。從另一方面看，大西洋地中海輪船的改航有使太平洋方面輪船的供給增加的可能。這好像是目前的影響。縱使這種趨勢依然繼續，日本所得的利益亦不過是可將自己的輪船改航近海罷了。倘若日本仍須租賃外國輪船，她只是以財政問題代替物質問題罷了。

在這種種情形之下，日本欲得到這許多船隻在東南亞從事海陸的戰爭似乎有極大的困難。這當然要看作戰的地點和範圍及所遇的抵抗如何而定。

（炎）